

結晶偷盜者



我绝不会认同这种三角关系。

1

那是高一秋季的事情了。

我站在公寓的205号房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窗户挂着厚厚的窗帘，从外面看起来一片漆黑。

我试着按了一下门铃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接着，我又像玩抢答游戏一般，拼命地继续按着，觉得有一丝恶作剧的小乐趣，只是果不其然，依然没有任何回应。但是我知道，他肯定藏在房间里。

“喂，快开门。”

我突然想起了躲进天岩户的天照大御神。当初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。大家都知道天照大御神是一位女神，但是在《源平盛衰记》中被记载为一位男神，在《日讳贵本纪》中甚至还被记载为具有双性的神。难道当初他跟我聊那些时，就已经预见了他现在的状况——

我把手伸进校服口袋里拿出手机，试图给他打电话。响了五六次之后，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声直接转为留言录音了。就在此时，厨房那边传来了笛鸣般的响声，好像手机里的和弦铃声一样。最近外面卖的烧水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啊。呵呵，果然在家。感觉有人关了炉子，房内又变得鸦雀无声。

“我进来了哦。”

我一边敲门，一边喊了一句，接着就听到了房间里匆匆忙忙的跑步声。现在还慌什么啊，已经太迟了。我拿出跟他姐姐借来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。嗯，还有门链拴着。不过，这一点早已预料到，在借钥匙时，他姐姐就教过我，把食指伸进门缝里面轻轻一捞，就能把门链解开。这也不是什么难事，毕竟是楼龄30年的木造建筑，正迎来了改建期。

“不会吧！”

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穿着睡衣，摔得屁股着地的春太。他打着寒战，用一种惊恐的眼神注视着我。

春太已经无故逃课一周了。不对，应该说春太躲在这间房里已经一周了。假设房租每个月是12000日元，即使父母负担一半，不住学校宿舍而跑来租公寓这件事情，作为同级生，我本身就无法理解。虽说春太会这样做也是出于一些复杂的隐情……

我像金刚一样站在那里，地上倒映着我魁梧的影子。春太两腿蹬地，不停地往后退，试图逃离我的影子，不知不觉已经退到房间的最里面去了。

我脱了鞋踏进房间里，双手拉开窗帘，打开了窗户。刹那间，阳光照射进来，终于有新鲜的空气流动起来了。这间房像牢笼似的被关了一周，居然还挺干净整齐的。不过这个美其名曰用来学习的公寓，本来就没有放置多余的家具。厨房也就容得下一个小小的洗碗池和炉子，卧室有一个壁柜，从垃圾场捡回来的小矮桌、书架、迷你小音箱，还有一个留有体温的睡袋，仅此而已。

春太爬着回到小矮桌旁，把睡到变了形的头发拢到头上去，抬起头看着我说：“难得过来骚扰一次，喝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劳费心。”我把在附近便利店买的减肥茶放在小矮桌上。

“真好，居然有减肥茶喝，刚好我也有点口渴了。”春太说着就站起身，从厨房拿来一个马克杯，“给我一半吧。”

我沉默着，将茶倒进了马克杯。

“谢谢。”说完，春太便坐在地上，两腿抱在胸前，小口啜饮起来。

虽然刚睡醒头发很乱，但春太柔亮的秀发加上中性的脸孔，还是让我有那么一瞬间被迷住了。身高是矮了一些，但不带一点赘肉的身材，细腻完美的肌肤，高挺的鼻梁和细长的睫毛……最无懈可击的是那对双眼皮。作为女生，我从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容颜，春太这个男生却与生俱来。如果像《转校生》（注：日本电影，男女主角的灵魂发生碰撞，互换了身体）那样，和这家伙一起从楼梯上摔下来会怎样呢？我也曾这么胡思乱想过，但那绝对是一时糊涂。

“所以呢？”春太盯着我开口了。从他的眼神中，我感觉到他在问我到底来干什么。

我想说的话堆得和山一样高。我从书包里拿出上课用的笔记本，尽量故作镇定地说：

“老师非常担心你。”

春太一惊，用力地点了点头。

“班里的同学们也都在反省。”

春太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注视着我。

其实，春太拒绝去学校上课是有原因的。春太在学校里有一个

暗恋的对象，他用手机自带的相机偷拍——哦，不对，是悄悄地拍了那个人的照片，存在手机里，然后每天都要拿出来欣赏几次。这也算是他人生中的一点小乐趣了。平时春太很谨慎，手机都是加密的，但是那一天刚好忘了设密码，而且居然把手机遗忘在学校了。春太后来四处苦寻，找到眼睛充血了也没找到。最糟糕的是，被班上另外一个男生找到了。

那个男生抱着半分好奇心打开手机相册，结果看到了春太暗恋对象的照片，而且数量还很多。其实，我也能理解他当时惊慌失措的心情，犹如无意中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顿时，教室里变得异常热闹，到处充斥着欢呼和质疑。一时之间，春太被同学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

“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退学。”春太看着远方嘟囔了一句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也是啊。对小千夏来说，你是无法体会我的心情的。明知学校里充斥着师生们冷漠的眼神，却又不得不去面对的那种心境。”

我直直地盯着春太，这个现在依然叫我“小千夏”，性格古怪的青梅竹马。

“离开学校的这段时间，虽然我也尝试着不去介意别人对我的冷漠眼光，但还是做不到。我也想活出自己的风采，可是体内又有一个很在意别人眼光的软弱的我，这世上存在着两个我。”

我把饮料瓶盖拧紧，毫不留情地朝春太扔了过去。

“抱歉。”春太蜷缩了一下身子道歉。

真是坏习惯，自己的本意被别人看穿后，就想用这些故作深奥

的说辞来唬人。

“总之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是介意那件事的话，现在已经不用担心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用一周的时间，把班里的同学给糊弄过去了。春太喜欢的是另一个女孩子，手机里的照片是春太这个老好人受我之托，才帮忙偷拍的。”

“千夏……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春太会很感动，但结果并不是这样。

“我可没有拜托你为我说谎。”

我用双手狠狠地捶了一下小矮桌，猛地揪住了春太的前襟。

“你可是让朋友担心到连这样的谎话都扯出来了哦！”

春太的头被我晃得上下剧烈摇摆着。

“文化祭也快到了，我们要在这次文化祭进行表演，你是知道的吧？”

春太用力地点头，一副赴死的样子。他的头差不多被我晃疼了吧，这样想着，我松开了手。春太泄气地坐回地上一动不动，看起来，终于有些反省的样子了。

“说起来，千夏你好像是文化祭的执行委员？”

“别看我一副不中用的样子，我可是很忙的。啊——好忙好忙。怎么说？来学校吗？还是不来？”

春太低着头沉默不语。

“趁着才十几岁，多出点丑也好。”

我盘腿坐着，漫不经心地说出这句话，春太立即浮现出一副备

受打击的表情。

“你这样说也太过分了。”

“有什么不满吗？”

春太本来还想说什么，但闭上了嘴，一脸茫然。其实，稍微换位思考一下也不难理解。如果现在我是春太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再回到学校。

“给你一个挽回名誉的机会吧。”

“挽回名誉？”

“对，这是让你做回男人的机会。”

春太向我投来质疑的眼光，我重新端正坐姿认真地继续说：

“文化祭好像要被叫停了呢。”

“啊？”春太瞠目结舌，“又被叫停？为什么啊？”

“因为公告栏上贴了恐吓信。”

春太听完后反而淡定地说：“学长不是说，每年都有的吗？”

“从前年开始，手法每次都一样。把报纸上的字剪下来贴在纸上，然后复印放大，再贴出来。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，就要在文化祭的小吃摊下毒。”

小吃摊禁用煤气炉，但电烤盘的话，只要申请就会批准。因为插座数量有限，所以是先抢先得。

“我记得去年是……”

“可丽饼。”

“前年是？”

“章鱼烧。”

“那么，今年是？”

“炒面。”

“噗。”春太忍着不笑出声来，问道：“打听一下，今年的要求是什么？”

“偷主任的假发。这是学校史上最大的禁忌，现在教师办公室的紧张气氛可是前所未有啊。”

原来是这样一个恶作剧。

“……千夏，不管哪个学校都有这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家伙，这种笨蛋就是专做蠢事，以此作为人生乐趣。每年恐吓信的内容也是这笨蛋一个人想的呢。呀……简直是完美的笨蛋。”

“我说，每年最后都没发生什么，是不是知道有谁在恶作剧？”

我打断了春太饶有兴致的言论，继续说着：

“世上确实有这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家伙，如果不中止文化祭或体育祭就自杀，或者杀了其他学生，接到这种电话或邮件的学校也是有的。凡是收到这种恐吓的学校也大多终止或延期了文化祭。我想，大家都很不甘心。每年在我们学校贴恐吓信的笨蛋大概也是这类人。虽然我们都知道，那个笨蛋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人不愉快，不过老师和我们都很认真地考虑对策，大家都在为文化祭不被破坏而努力着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春太没有附和我，而且故作姿态想反驳我，然而没再说下去。可能，是因为看到了我的脸吧。不知不觉，我的眼中已经噙着不甘心的泪水。



春太屏息思考着。

“……嗯。那今年是来真的了？”

我点了点头算是回答，“你还记得吗？在准备文化祭时看到化学社的结晶展览，春太不是也很想得到那个像飞行石一样的结晶吗？”

飞行石是春太最喜欢的电影《天空之城》里可以令人浮在空中的宝石。这块石头在化学社也非常受欢迎，他们每年都挑战制作类似的飞行石。那透明而美丽的蓝色结晶，也成了每年例行的展示物。

“那个结晶怎么了？”

“好像不见了。”

“不见了？我记得那个是……”

“硫酸铜做的结晶。”

春太被吓得目瞪口呆。

“那可是有毒的啊。”

我垂下眼帘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昨天放学后，负责看管的同学只是离开了理科室5分钟，眼睛没盯着结晶5分钟，就被人偷走了。现在，执行委员们正在到处寻找。”

然后，我吞了吞口水，鼓起勇气说道：“……暂时还没告诉老师。”

“如果有毒物质被盗，应该马上告诉老师去通知警察的。”

我的嘴角慢慢勾起，苦笑道：

“呵呵，如果报警的话，文化祭真的会被终止哦。”

“你疯了吗，千夏？”

“抱歉。”我像枯萎的花一样哭丧着脸，“不管是我，还是其他人，肯定都会想办法的。我其实很揪心啊，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，真

的被逼到绝境了。”

春太已经无言以对，坐着一动不动。我望着他哀求地说：

“……喂，帮帮忙嘛，春太。”

2

为什么要拜托春太呢？我一直在寻思这个问题。

我和春太在上小学之前一直是邻居，算是青梅竹马，后来我们再次相见是在今年高中入学的春天。那时，我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要和自己非常厌恶的初中时代，和那个必须剪短发、穿短裤的假小子时代说再见，我要以一个真正的淑女形象参加社团活动。

初中时，我加入的排球社全年无休，像极了24小时营业的日本企业。这类社团对我是不再有丝毫吸引力了。明明连职业排球队都有淡季，初中时的高强度训练怎么想都让人觉得很气愤，所以我现在敲响了从初中起就暗自憧憬的吹奏乐社的大门。吹奏乐社啊！多么高端大气啊！又不像古典音乐那样门槛很高，而且什么风格的音乐都可以尝试，甚至连爵士乐也可以挑战。如果是吹奏乐器，即使现在才开始学，对我来说应该也为时不晚。

入学时，面对着像鼻涕虫一样死缠烂打的女排社，我的应对措施就是事先拼命说服奶奶给我买了一支长笛，当成“3张护身符”（注：日本民间故事，小和尚靠着3张护身符逃脱了妖婆的追杀）那样的辟邪符，果断地展示在女排社队员的面前，才总算斩断了她们对我的执念。

但是，在我打算递交入社申请时，悲剧发生了。吹奏乐社的社

长拿出今年的毕业相册给我看，脸色非常不好。我看了一眼，照片中的社员共7名。嗯？7名？其中4名今年毕业。嗯？咦？剩下3名是二年级的。咦咦咦！再加上顾问老师刚好因工作异动而调走，这样下去，社团就难逃解散的命运了。我的脸涨得通红，气得脑充血了！女排社的学姐们居然在击掌庆祝！

这时，“嘿——”在我身后响起了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，有一个新生正偷瞄着毕业相册。

这就是，我与会吹圆号的春太时隔9年后再次相遇的情形。

“叮叮当当……”我听到了击铁的声音。

我一边打着节拍，一边迷茫地向上看去。学校的正门堆满了胶合板和工地用的脚手架，原来学生们已经开始装饰大门。

离文化祭只剩3天，从今天开始，只有上午授课，下午要做文化祭的准备。操场中间渐渐砌好的巨型纪念碑、挂在教学楼之间的五彩横幅、四处张贴的宣传海报，一天比一天浓郁的氛围让学生们期待爆棚……我也希望能这样。

但我们执行委员们的表情，仿佛见到世界末日一样阴暗。

“千夏——”小希抱着刚印刷好的宣传册走了过来。她和我同级，是钢笔画社的社员，绘制漫画十分厉害，同时也是这次文化祭的执行委员。说到我们这些打杂的执行委员，其实是从每个文化社中各选出一名组建而成的，但大家很团结。

“早上真是非常抱歉。”小希挽起了我校服的衣袖，“没有帮上大家的忙。”

“没事啊，宣传册是今天截止吧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小希强睁着因睡眠不足而浮肿的眼睛。

为了再一次彻底地、用心地寻找硫酸铜结晶，今天早上6点，执行委员们和化学社的社员们在教学楼集合了。装在大瓶里的蓝色结晶其实是很惹眼的，或许某人把它带出来之后，发现特别难处理，随便丢在哪里也说不定。理科室、教室走廊、焚烧炉、分类垃圾桶等等，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了。

“果然是被偷了。”小希小声地嘟囔了一句。

一直沉默的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。

“绝对会成为新闻的吧？事情闹大的话，文化祭就真要终止了吧？”

和往年的恶劣事件不同，硫酸铜可是能拿来实施犯罪行为的。我闭上了眼睛，开始憎恨那个人，每年都贴出愚蠢至极的恐吓信，到底是为了什么……

“千夏，对不起啊。”

小希的声音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。

“明明是我们阻止千夏去报警，却又毫无对策……”

其实，刚发现硫酸铜结晶被盗时，执行委员们的意见是分两派的。主张先去报告老师然后报警的是我，用不着春太来教我，这点常识我倒是具备，结果却因小希他们的反对而变成现在这样。小希坚信学生们还是有良心的，向老师报告的日子一天天推迟，在文化祭开幕前，问题还没解决的话，我们就要担起责任了。然而要怎么做才能担起这个责任呢？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了事的。反对派中

的某人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时，我们都已经没有退路了。

“如果今天还是找不到，我们就报警吧？”

在走向门口的途中，小希问个不停。

“嗯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要放弃哦。”

“……哦。”这次是有气无力的回答。

“如果大家齐心协力，总能想到办法的吧？”

总能想到办法的吧。我现在真切地体会到这句话的苍白无力。说起来，在这间学校里我所认识的人当中，还真是没人能想到办法呢。除了两个人——

“藤本的情况怎样了？”

我试着询问了小希。藤本也和我同届，是化学社的社员，一个非常适合穿白衬衣的高材生。他就是导致硫酸铜结晶丢失的当事人，也是小希暗恋的对象。

“这个嘛……完全是自暴自弃的状态，居然在挑战做药物馅饼。还说要把馅饼拿去卖，喜欢大馅饼之类的，真是疯了。”

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虽然不知道他在搞什么，不过也能理解他在这种重压下已经达到了极限，现在这样也算是理所应得的报应了。我摸了摸小希的头，无奈地叹息着。

“喂——穗村。”

远远地听到有人在叫我。这把声音令我一惊，我连忙转过头。

草壁老师挥挥手走了过来。以音乐老师来说，他是少有的年轻男老师，被一部分学生称为“大雄”的优质男。今年到学校就任后，

担任了我们吹奏乐社的顾问老师。暑假来临之前，我一直跟随着他忙于招募社员的事，当然春太也是。

不经意一看，老师身旁还站着一位矮个子女生。好像在哪里见过，我记得是生物社的社员，和我同届。

“来得正好。”草壁老师看着小希说。

他戴着非常合衬的黑框眼镜。

“你看，昨天生物社那边雀鲷不是被盗了嘛？那件事已经解决了。给你们执行委员添麻烦了。”

我呆住了，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。

“唉——”小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“很多东西被偷……”

我慌忙堵住了小希的嘴。

“什么？”草壁老师问。

“没什么！”

我不假思索地喊了出来，不知不觉脸都涨红了。一阵沉寂之后，草壁老师打破了宁静，感觉像在特意说给我听：

“虽说在准备文化祭，但是教室啊，社团办公室啊，开放的地方挺多的。”

小希紧张得颤抖起来。

“贵重物品和器械的管理可能会出现漏洞。”

这下，连我也开始冒冷汗了。

“如果等到事情闹大就太迟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在校内新闻中广播一下吧。以防万一，你们执行委员也去各个社团转达一下。”

“是……”我应了一声，视线停留在老师身边的生物社学生身上。

雀鲷盗窃事件是她请老师帮忙的吧？我倒也理解。草壁老师虽然只是刚来的新教师，但不仅受到我们吹奏乐社的敬仰，在其他学生中也备受瞩目。

我一直在草壁老师身边看着，心里很明白。因为是新人，所以经常被不怀好意的年级主任和年长的老师们派去做各种杂事。尽管如此，老师还是会非常认真地向上级或校长提出自己的建议。听说草壁老师在学生时代曾获得东京国际音乐大赛指挥类别第二名，作为一名国际级的指挥手被寄予厚望。此等优秀之人为什么会来我们学校当老师呢？这件事一直是个谜，然而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。

草壁老师虽有如此不凡的经历，但没有一点架子。他从来不会讲太深奥的东西，而是从我们可以理解的角度，尽可能浅显易懂地教导我们。当初致力于指挥手之路时，在乐队中声望应该也很高吧。

“哦，对了，上条能重回学校，真是太好了。”

草壁老师的话把我从思绪中拉回了现实。上条是春太的姓氏。

“春太？”

“我刚才碰到他，也这么提醒过他了。现在应该在音乐室和大家一起练习文化祭的表演节目吧。穗村，你一会儿也去吧。”

“好。”

走没几步，草壁老师又折返了回来，似乎察觉了什么。

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在困扰着你？”

“啊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从昨天开始，包括穗村在内，你们执行委员都非常忙碌的样子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。”

突然间，我感动得差点流眼泪了。唉，还真是没办法逞强啊。

“呃，嗯，实际上……”

小希慌忙从后面钻出来，堵住了我的嘴，我们两个在老师面前总是一副丑态。草壁老师笑开了：“你们感情可真好啊。”说完，他和生物社的学生一起向办公室走去。

我呆呆地凝望着草壁老师离开的背影，凝望着这个和我相差十几岁的人。

“……如果真的那么喜欢，干脆试着去告白吧？”

小希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我慌张地回过了头。

“我会为千夏加油的哦。现在这种师生恋，在少女漫画中也很常见呢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声音好像出卖了我，事实上已经出卖了我。

“我有情敌。”

“情敌？”小希感到很不可思议，“嗯，喜欢草壁老师的情敌……就算有情敌，但以千夏的条件，胜算还是挺大呀。长得可爱，身材又好。”

“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我和对方已经协定好了。”

“协定？”

“互不争抢。”

“哦——真奇怪。”小希似懂非懂地松了口气。

和小希讨论这个话题，是无法达成共识的，这也是无奈。我在门口和小希告别，朝着春太所在的音乐室走去。春太时隔一周回到学校，班里的同学们一如既往地接受了他。看来我在背后的努力没



有白费。

音乐室在教学楼的四楼。我爬上楼梯，还没到教室门口，就听到扫帚柄敲打椅子，还有水桶和塑料瓶敲击的声音……真是厉害，听起来大家比昨天更合拍了。

“哇哈哈。”

我听到春太无耻的笑声。

推开门一看，以春太为中心，吹奏乐社的8名社员聚在了一起。

这次演奏的曲子是拿桌子、扫帚等日常用品当成打击乐器来合奏的。以键盘式手风琴作为主旋律，全体社员演奏出轻快的旋律，春太则敲击着铁桶，带领着大家。

我放空脑袋地听着，不知不觉间打起了节拍。不久，演奏结束了，教室里静得只听见社员们的呼吸声。

“千夏。”站在中心的春太皓齿一笑，“非常抱歉，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啦。”

我揪着春太的耳朵，把他从音乐室拉了出来，手劲大到几乎撕裂他的耳朵。

3

“痛痛痛痛……”

我把春太拉进隔壁的教室，之后用力地关上门，整个房间都为之振。

“做什么呢，想打架啊？”